

名為宋江

嗨，朱一貴，內門的天氣是典型的亞熱帶氣候，自史籍記載的歷史開端，內門未見霜雪，楠梓仙溪將內門分成東西兩邊，羅漢門內門在西邊，羅漢門外門包含內門東邊和旗山。羅漢也許源於平埔族的語言，羅漢傳說和沈光文有關，沈光文寫詩得罪鄭經，投身佛門後避居羅漢門，羅漢門謠傳因此而成為「羅漢」門，沈光文所寫〈番柑〉、〈番橘〉和〈番婦〉吟詠島嶼風土民情等詩作，《內門鄉誌》描述：〈番婦〉中的「同群擔負行」，那條路似乎就在觀音亭，那裡有路名就稱為番仔路。天氣並不是一直都如沈光文筆墨下那般青碧可人。聽說地球所在的銀河系，有一顆位在銀河核心的人馬座A星早就成為超質量的黑洞，曾經就打過一次大嗝，把銀河系核心的恆星都給吞沒。

嗨，朱一貴，你別嚇出一身冷汗。放心，老師在課堂上有說過，地球是位在銀河系的邊緣。太陽也許是銀河最後一批生成的恆星，所以這個資訊告訴我們，太陽其實還很年輕。或許是銀河系的核心黑洞一直在打嗝，地球身旁的太陽才會如此不穩定，太陽的黑子活動情況時動時靜，聽說那使得明代的天氣好不到哪裡去，據說北宋的天氣也苦於神出鬼沒的小冰期。那樣的日子裡，氣溫驟降，天候嚴寒，不下雪的地方也會佈滿霜雪，夏季則時旱時澇，讓大家苦不堪言。宋江率領三十六人就在那樣的氣候下，據北宋的淮南又上山東，其餘各地在官方文書的描述下，也都成為盜賊四起的情況。宋江是寇或是《水滸傳》中的英雄，還是天罡地煞裡排名第一的天魁星？星星是人嗎？老師說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星光都是恆久以前從遙遠的地方所綻放出的光芒，有些星星其實早就不復存在。

宋江已經不存在，但我一點都不會陌生於宋江的名字。嗨，朱一貴，你那時候聽過宋江嗎？以宋江為名的陣頭，據說源於鄭成功的部將避逃羅漢門，他們手持木棍和藤盾，慢慢發展成地方的武陣。宋江陣能夠鍛鍊身體以防守家園，宋江陣也能夠謝神娛人，宋江在一百零八條水滸好漢中，是代表著忠義雙全。什麼是忠，又何謂義？《說文解字》解釋忠為：敬也，從心，中聲。朱一貴，你那時候是怎麼想的呢？義，是指合宜的事情。大家都說你是一個任俠好義的人，所以你認為那時即將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是合宜的……你順了天命，你讓鴨子排陣而行，你有皇帝嘴，你發了起兵三願，你當「三日皇帝」，你入了溝仔尾，最終成為「死路一條」。當孩童吟唱著：「頭戴明朝帽，身穿清朝衣，五月稱永和，六月還康熙。」朱一貴，你是怎麼想的呢？養鴨隨稻米收成而遷徙，你從下淡水往內門移動，當時一路所見的景象，跟我如今從屏東走入高雄的情景有何不同。成群的鴨子不再自由於水域間，鴨子被固定在某些地域，呱呱呱哪裡都去不了。你是看見了那樣的景象嗎？困難的生活、惡劣的環境、複雜的人心和無可奈何的時代，你因此投身起義，登基為義王，建國號為大明，立年號為永和。你心中所想，或許正是何年何月何日，才能有永久的和平。

一七二〇年的大地震，讓社會開始動盪。一七二一年春天，鳳山縣令出缺，台灣知府王珍謀私利，竟派遣自己的兒子為鳳山知縣。不久後，島嶼再度發生地震，引起海嘯。朱一貴，你供詞稱：「因地震，海水冷漲，眾百姓合夥謝神唱戲。」王珍卻以無故結拜為由，隨便逮捕四十多人。王珍還抓入山砍竹子的百姓，無辜牽連高達兩百多人。只要那些被抓的人交錢，王珍就放人；不交錢的話，王珍就罰人杖打四十大板。王珍還私下課稅，民間所擁有的耕牛和糖鋪，若要使用就必須交錢才可營用。朱一貴，你說因此民怨四起，你還提起天地會……。那就是你所瞭解的南台灣，小時候的我並不瞭解那樣的南台灣，不知道你又是如何從岡山攻到諸羅山，我連走省道都會害怕迷路，連看著路標都感覺茫然。然而朱一貴，你是怎麼辦到的，破下淡水汛，入府城，開府庫安民，過程僅僅花了十三天。然後你又看見了什麼樣的景象，又是困難的生活、惡劣的環境、複雜的人心和無可奈何的時代，你仍然無法解決那時代的宿命，一切都跟你起義之前沒有什麼不同。你或許茫然了，就像我對自己的茫然。你永遠不知道太平盛世到來的時機，就如同我感受不到自己的命運。朱一貴，你的命運不得不走進

溝仔尾，你因而暫時停歇。

嗨，朱一貴，你知道嗎？我生長的南台灣，在我童年那時起，鄉鎮裡漸漸就只剩下老人和小孩，能夠工作的大人們全都出外，他們離鄉背井，去到我那時尚不明瞭的城市，和故鄉的距離也就越來越遠了。我蹲在收成後的稻田裡，那裡只有逐漸乾涸的泥巴，我玩得滿身髒兮兮，突然聽見祖母的呼喚，我抬頭望向祖母身後的那座鄉鎮，我驀然也覺得那座鄉鎮離我好遠好遠。我始終對土地保持著一種距離，彷彿那個地方不是我的故鄉，那麼我是否也就能夠更客觀去認清它。

漸漸，我從解考試的謎，破畢業的關卡，打成長所遇見的怪物，一點一滴長大過程裡所累積的，不過就是去熟悉和順應，這社會的制度、這環境下的規則和這人世間的虛擬和現實。我不喜歡網路上的世界被稱為虛擬，那裡真實是由一群人所建造，由一群真實的人在線上遊戲，在線上交談，在線上工作，在線上生活著，也在線上求籤，更在線上找尋各自的答案。

故鄉究竟是什麼？亞熱帶氣候又是什麼呢？我只知道高雄的夏天炎熱，夏秋多雨，冬季冷冽的風容易把地表吹得漸漸乾燥。內門看起來因此顯得荒涼蕭颯，就像遙遠的某顆孤單星球，原本存在於星球上的生命，多久之前開始一一離去。我也像是一顆孤單的星球，我曾經擁有的，也都一一失去。那些美好的記憶全像是遠古的星光，不復存在於現實，只在於我腦海所現。總舖師的文化漸漸侷限於最初的發源地，不再拓展。舞龍的陣頭變得少見，舞獅多半出現在百貨公司或是商店開張。我不甚熟悉七里響陣，七響源於乞丐所跳的拍胸舞，加入戲曲融合舞蹈表演，就成了天子門生、天子文生、乞食歌、乞丐婆子陣、狀元陣、天子門生七響陣、七響陣、七響曲、打七響和七里響等等，分為無劇情只舞不歌和有劇情載歌載舞，使用樂器為殼子絃、大管絃、月琴、笛、埙管、四塊、引磬，緩緩奏起〈七里香歌〉和〈陳三五娘〉等樂曲。七響陣在酬神時，通常會依附在車鼓陣、牛犁陣和桃花過渡陣等等。陣頭可以強身保家衛園，還可以謝神，娛樂在農閒時分。彷彿眼前的時空仍是朱一貴你那個時代，生活依然是困難的，環境同樣是惡劣的，人心越來越複雜難測，這時代仍舊是百般無奈所所交織的無可奈何。

我祖母因此初一十五就去拜拜，我祖母還上菜堂念經，我長大之後，無論去到什麼地方，我莫名也都會走進廟裡，問廟公拜拜的注意事項，然後虔誠向廟裡的主神打招呼。我還會在線上擲茭求籤，然後看網路上的光明燈一盞一盞亮起。

很多年輕人都離開了祖父和祖母所居住的老家，那裡是他們成長的地方，他們需要工作，儘管工作的薪水剛好跟生活開銷打平，或者有的還缺了一點甚至入不敷出。生活多半是捉襟見肘著，只能從租屋的方向去解決，食物也能省下一點。我認識一個三餐只吃麵包的朋友，他是某間公司某單位的小主管，他有兩個孩子要養，他因此只能用他那骨瘦如柴的手指慢慢剝起麵包來吃，偶爾有人會請喝飲料，才看見他吃著麵包以外的食物，然後大口大口吸起奶茶裡的珍珠。

我工作覺得不順的時候，就會去找城隍爺聊天。那樣的習慣，緣於我的外婆，她認為一個地方的城隍爺就是該地的長老，長老是最有智慧，能為家族晚輩排憂解惑。台南市小南城隍廟簡介敘述：「玉皇大帝感佩朱一貴忠義節烈的精神。敕封其為『台南州城隍綏靖侯』……經觀世音菩薩點化須護持城隍爺光威城域……。」朱一貴因此成為小南城隍廟的現任二城隍，守護著府城。小南城隍廟附近原有義塚，又傳說朱一貴是由媽祖渡化為神。觀世音菩薩、媽祖、義士和眾神祉相互作用在南台灣的信仰上，神源於家族傳承，神源於地方起義，神源於民族英雄，神源於時代，神源於孤苦無依的魂魄，神源於土地，神源於居住在那塊區域的人們，神就像是海，把過往發生的歷史，一點一滴若波若浪，慢慢就被撫平。

有時候會想忘記生活上的許多事，煩惱都像是波是浪，海嘯般襲擊起原本脆弱的心智。

內門的西側以觀音佛祖信仰為主，內門的東側則主以媽祖信仰。內門以山屏障，護衛早期的移民，宋江陣更讓早期移民有能力守衛那時所說的番界。宋江陣基本陣式為拜旗、打圈、開四城門、乘龍捲水、穿中宮、蜈蚣陣、黃蜂結巢、黃蜂出巢、八卦陣和兵器表演等，以農具為表演的兵器，也就是傢俬，如今做為廟宇慶典活動。內門約有五十四個民俗陣頭，內門的觀音佛祖、媽祖和王爺廟很多，觀音佛祖遊庄更是熱鬧。宋江陣得在慶典前依禮儀開館團練，地方子弟得利用周休二日回鄉團練。將表演的器具，也就是傢俬貼上淨符，然後準備「過埕」，「過埕」是指到新舊紫竹寺，表演全套宋江陣給觀音佛祖先欣賞，然後依序探館、拜館、拜廟，直到謝館，宋江陣的表演才算是圓滿。

中埔埤仔墘宋江陣，腳踏正統三十六方位大八卦陣，手持黃旗黑面獅。中埔頭宋江陣的獅陣，有特殊表演，為感念保生大帝懸壺濟世，因此有「醫死獅」的絕技。柿子園龍陣取材自觀音菩薩普濟眾生有關的《西遊記》，多達一百多人的大陣，有豬八戒跳神桌，也有依風水而排的八卦陣。夏梅林宋江獅陣成立原因，當初是為了興蓋神農宮而向神農大帝發願，其獅陣有雙斧兵器，成為該獅陣的特色。內門宋江陣還有平埔宋江陣，也有女性參與其中，此外，以宋江為底的陣頭，名為宋江龍陣、宋江獅陣和宋江鶴陣。除了武陣還有文陣，天子門生、番路仔太平清歌陣、七里響、大鼓陣、跳鼓陣、桃花過渡陣、牛犁陣和南管陣等。陣頭讓人忘記勞動的疲累，達到運動健身的效果。陣頭也讓煩惱的波浪遁入神域的海，消失在團練的過程中。陣頭湧起的是波是浪，點點把過去的傳統文化拼湊回土地的記憶。陣頭的波浪一點一點滔著，讓出外的遊子仍記得家族和故鄉那片遼闊的大海。

開四城門、踏七星、蜈蚣陣、龍虎鬥、生死對、斬三腳虎、黃蜂出巢、大圓連環、套獅、兵器、空拳、丈二棍……七十二地煞和三十六天罡，宋江陣陣勢龐大，隨著神明活動巡庄，一庄拚過一庄，有少數人組成的陣頭，有曾經百餘人的陣勢，只見宋江獅陣以武功打出招式：獅尋場、單刀殺獅、雙劍殺獅、空拳打獅、鉸仔殺獅……。越來越多遊客聚集，他們以鏡頭去獵取陣頭裡的招式，如獅陣是真的獅子，若龍就是神龍，白鶴翩翩飛起，藤牌盾落下，大旗陣豎起，巡庄的路上，真有煞厄在竄逃般，宋江陣為神明開路，以壓災擋厄。那相機裡以神獵厄的瞬間都變成拍攝動物園般的照片，鏡頭攝錄下的是動物狩獵般的本能，是一雙雙似神的眼睛望著，是無形的煞氣，是人間。

龐大遊庄的陣頭需要進食，一大鍋好料配上白飯，就成為飯湯，也就是羅漢餐。以筍片、香菇、放山雞、肉羹、高麗菜、香菇和芹菜等等為主的羹湯，淋上熱騰騰的白飯，後來演變為遊客們也可以品嚐。羅漢餐是內門總舖師興盛的源頭，流水席伴隨著廟宇的慶祝活動出現。小時候，能吃上總舖師辦桌的料理，就堪稱此生無悔。總舖師的料理依舊好吃，天氣卻越來越炎熱，流水席的帆布悶熱，遇上大雨更是苦不堪言。困難的生活、惡劣的環境、複雜的人心和無可奈何的時代，在我長大的過程中，是越來越能感受當中的苦，人生原有酸甜苦辣，太多的苦讓我漸漸只想嘗甜的滋味。

嗨，朱一貴，你認為現在的人們相信神嗎？神原像是海洋，會滔起無數的酸甜苦辣，人們只好努力祈禱，讓甜的點點波或浪落在自己身上，再多的，也就無力可以思索。

我生長的南台灣，曾經多以製糖為生。七星洋一帶原本是旗尾製糖所的土地，原本那七座土墩會被種滿甘蔗，但那七座土墩可是傳說中的七星墜地，整地的工人因此生病，負責的所長還應證了神靈的神聖能力。七座土墩據說是七顆流星墜地，七星石的傳說在南台灣也形成了一種信仰上的傳奇。台三線卻分開七星墜地的斗杓和斗口，一路由南往被竄，經過無數的龍脈，斷頭的斷頭，斷尾的斷尾，彷彿試著以地貌改變，去說明時代的遞嬗。

我在異鄉吃著羹湯的時候，老是回憶南台灣的羹湯有多麼甜，那甜味來自鹹味的提升，猶若忙著操練陣頭的人所流下的汗滴，和那些幫忙煮食的義工所揮下的汗珠，眾人的汗水揮灑在帆布下，大家分工合作只為執行著廟宇內的大事，彷彿是在操持一家一族長老的壽宴般，

但求盡心盡力，那便是忠的真諦。

我很喜歡那樣的慶典，總是努力讓自己沉浸在那樣的氛圍，也就會忘記了許多事，遺忘了要跟城隍抱怨的煩躁，也不復記憶那日復一日的苦。

羹類嘗起來要有酸，才顯得美味。一點點的苦韻留在舌根，才會去懷念舌尖所嘗到的甜。鹹甜鹹甜的羹配飯，才有滋味。朱一貴，你是否習慣了在這座島上的日子？我習慣了，卻還是不甚瞭解。你是否真養過鴨，你就是鴨母王嗎？過往的繁星是波是浪，宋江陣究竟源於水滸傳、少林寺、戚繼光抑或鄭成功，沒有人能說出標準答案。我仍在找尋這座島上的曾經，很高興認識你，朱一貴。